



通俗文学丛书

• 抗日战争故事 •

夜袭阳明堡

YEXI YANGMINGBAO

春风文艺出版社

通俗文学丛书

夜襲陽明堡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59年 沈阳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七篇抗日战斗故事。

“夜襲陽明堡”是描寫八路軍襲擊日本鬼子的飛機場的故事。勇敢的戰士們用手榴彈炸毀了二十多架敵機，消滅了許多敵人。“虎穴擒敵”是描寫八路軍偵察隊長在澡塘子里智擒日本兵的故事。“斧頭戰”“响堂鋪戰鬥”等篇，是描寫我軍以寡敵眾、以簡陋武器戰勝敵人的故事。“和敵人‘賽跑’”“砸爛老虎窩”等篇，是描寫我八路軍歼滅日偽軍，搗毀匪巢的战斗故事。

夜 襲 陽 明 堡

王 秋 插 圖

☆

春風文藝出版社編輯，出版（沈陽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號） 遼寧省文化局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3號
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遼寧省新華書店發行

787×1092 1/32 • 1 1/2 印張 • 25,000 字 • 印數：1—20,000 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T 10158·76 定價 5.12元

目 录

一、夜袭阳明堡	余述生(1)
二、响堂铺战斗	李文林(8)
三、虎穴擒敌	王春发(13)
四、斧头战	储国恩(18)
五、和敌人“赛跑”	涂伯儒(24)
六、砸烂老虎窝	冯孝先(32)
七、活抓朱信斋	吴岱(39)

夜襲陽明堡

余連生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我八路軍一二九師在劉伯承師長的率領下，從陝西莊里鎮出發，日夜兼程，開赴抗日前綫。我三八五旅七六九團為師的先頭部隊，十月初挺進到晉西北代縣以南的蘇郎口村一帶，插入了敵人的側後方。

我們駐地緊挨着淳沱河，隔着一條河水，對面就是陽明堡日本鬼子的飛機場。這個飛機場，原是山西土皇帝閻錫山修的，日本鬼子一來，閻錫山的飛機早已逃之夭夭，飛過了黃河，機場的一切設備都沒有破壞，就拱手送給日本人作了進攻中國人民的空軍基地。當時日寇正向忻口、太原一綫進攻，每天天剛剛亮，翅膀上貼着膏藥招牌的鬼子飛機，就一對對飛過我們的頭頂。整天我們都能聽到從忻口那邊傳來的轟炸聲。看着日本強盜在我國土地上肆無忌憚的暴行，戰士們氣得直跺腳，恨不得馬上接到命令過河去打擊日本強盜。

指揮員們象是看透了戰士們的這種求戰心情，也日夜忙着尋求戰機。果然，沒隔幾天，戰鬥任務就下來了，上級決定：襲擊陽明堡鬼子的飛機場。

在一家不大的四合院里，團部舉行了一次戰前會議。

陈錫联团长介紹了一下敌情，并作了簡要的动員。

战斗任务由三营营长赵宗德帶領十連和十一連去执行。那时我們的装备比較差，和这个驕横无比的“皇軍”又是初次交手，还摸不着他的脾气；可是，我們这支剛由紅軍改編的英雄部队的战士們，都热情高昂地迎接着襲击阳明堡的战斗。他們說：上了前綫，第一仗就打鬼子飞机场，这可不簡單。这一仗叫敌人尝尝我們的厉害！

十月十九日午飯后，团政治处派我去三营，协助支部做好战前和战斗中的政治鼓动和战場救护工作。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帶了一个宣傳員和三副担架到了三营。我見了赵营长，他告訴我今夜襲击阳明堡机场的兵力和部署。当我知道十一連接受主攻的任务后，我就到十一連去，連部張連长紧紧拉住我的手說：“余干事，你来得正好，跟我們去打仗吧！”他的声音和动作，今天都显得特別兴奋。他告訴我支部大会、軍人大会都开过了，战士們的战斗情緒非常旺盛，連病号都要求参加战斗。部队正休息，我就去村上动員担架队。老乡們一听要去打鬼子，都很高兴，特別是青年人勁头更足。

太阳落下了地平綫，余輝映照着已經落尽叶子的树林，队伍在村西头的空地里整齐地排列着，正在作出击前的最后动員。战士們臉上的表情都很愉快而嚴肅，沒有人說話，只有从亮光閃閃的眼睛里才看得出他們內心的激动。汪乃貴副团长和赵营长都講了話，特別是赵营长的話講得更激昂慷慨。他說：“党和上級把上前綫第一

次战斗任务交给我们第三营，我们要坚决打好这第一仗！”接着他当场把自己长期积存的五元钱双手交给了汪副团长，声音激动地说：“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这就作为我交的最后一次党费。这是我向党表示的决心！”

营长的情绪感染了所有的人，我们喉咙都哽住了。党员和群众、干部和战士都表示：“营长的决心就是我们的决心！”

七点多钟，部队出发了。我们沿着河岸走着，溇沱河的急流哗哗地响，远处偶尔传来疏落的炮声，四周一片沉寂，嗒嗒的脚步声，听起来分外清晰。走了一里多地就到了徒步点，我们一个接一个跳下河，水齐腰深，大家手挽手结成一条链，冲着水浪往前走。溇沱河水不但很深，且流得很急，冲得我们摇摇摆摆的，河底的淤泥特别深，一停脚就有陷进去的危险，好些人把鞋袜都陷掉了，赤着脚上了岸。大家拖着湿透了的棉衣棉裤，直奔飞机场。赵营长带着十连走在前头，插入飞机场的西北角，准备先发起进攻，拖住敌人，并监视代县方向敌人可能来的增援，以便十一连专打飞机。约莫二十分钟，我们已进到机场的正东面，机场死沉沉的没有火光，也没有人声，鬼子都睡死了。从昏黑中我们已能模糊地看到机身的庞大的影子，一列列排得很整齐，我们的呼吸都急促起来，脚步也不觉放轻了。部队集结了一下，由张连长部署了战斗队形后，就迅速果敢地直扑飞机场。我们前进到距离飞机大约只有五十公尺了，敌人还在营房里做他们的好梦，

一点没发觉我们。我觉得时机已到，该打了，就忍不住小声对张连长说：“现在该打啦。”张连长把手一摆说：“不行，要打就打他个痛快，到飞机跟前去干！”话刚说完，突然我们的西南面，鬼子“哇啦啦，哇啦啦”叫了几声，接着两下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沉寂的机场，原来营长他们没找到守备机场的鬼子住的地方，就带着十连从西北边突入了机场，和鬼子哨兵碰上了。就在这一瞬间，十连、十一连同时发起了攻击信号，两个连队一齐朝着飞机开了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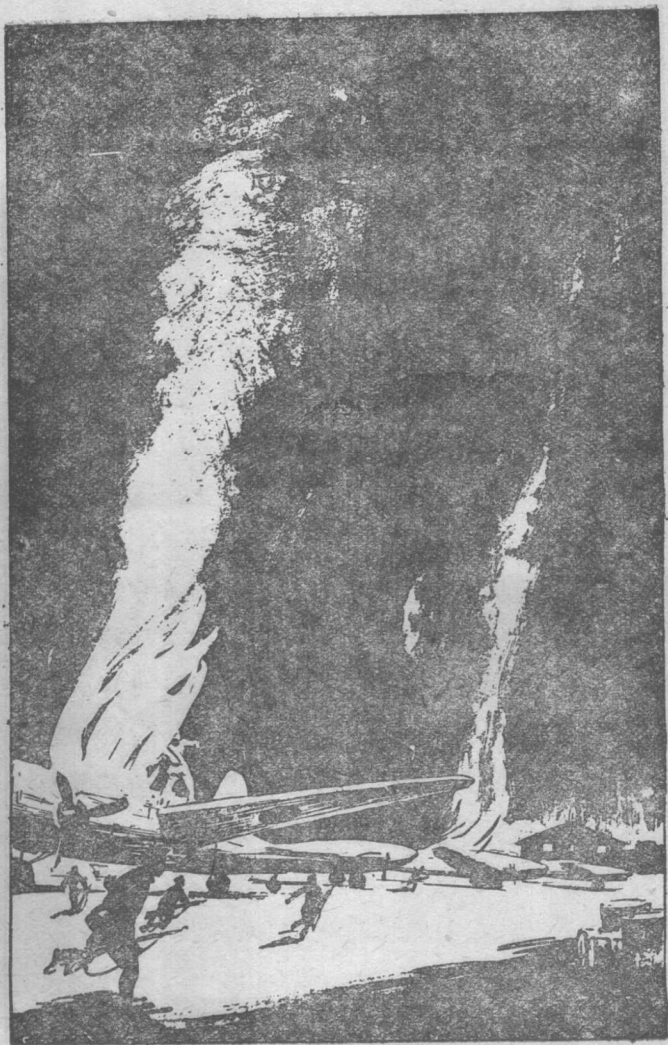
虽然我们过去经常遭受敌人飞机的轰炸扫射，但是，停在地面上的飞机，谁也没见过。战士们一扑到飞机跟前，好些人都大声叫起来：“狗日的，好家伙！”有的干脆连枪都不放了，边说边用手摸，有的更索性爬上了飞机的翅膀，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起来，好象连自己来的目的都忘掉了。张连长一看可火了，拉开嗓门叫起来：“你们摸啥子的，还不快下来给我打！”这一喊，大家才醒悟过来了，纷纷跳下飞机，端起步枪、机枪、冲锋枪对准飞机脑袋、肚子、屁股乱扫一通。黑夜里，也看不清到底把鬼子飞机揍得怎么样了，只觉得还没有完全把它捣烂，心里很不过瘾。突然有几个战士叫起来：“光用枪打不行呀，你们站开，让我用手榴弹来揍它！”接着就是“光——光”手榴弹的爆炸声夹着密集的枪声，震撼了整个机场。

我军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把这些骄傲的“皇军”打得懵头转向，摸不清是哪里来的“神兵”。有一刻钟

左右，鬼子竟象烏龟一样縮在营房和掩蔽部里，一枪都没敢放。我們只顧打飞机，也不去管鬼子了。突然間，从机場的西北一下子升起了几十发紅紅綠綠的照明彈和信号彈，一眨眼，把机場照耀得如同白昼，鬼子机枪、步枪随着向我們猛扫过来。赵营长喊了一声：“卧倒！”我們都迅速地趴在地上，向鬼子还击。鬼子在离我們一百多公尺的地方冒出了地面，大約有一、二百人，用密集的队形向我們反扑过来。一看敌人上来了，我們指战員都抑制不住杀敌的怒火，步枪、机枪、手榴彈都集中火力朝向鬼子打，前面的鬼子一排排地倒下了，后面的又拥挤着向我們猛扑而来，双方的火力在夜空中組成了一片交叉的火网，子彈暴雨般洒在毫无遮拦的平坦的机場上，落在密集的人群里。

一場激烈的白刃格斗开始了，到处都听到“呵呵 咔嚓”的刺刀的撞击声，枪托打在鬼子戴鋼盔的脑袋上的悶裂的声音，刺刀捅进鬼子肚皮时的凄厉的叫声。敌人确是很頑强的，这批用“武士道”精神培养出来的法西斯，象恶狼一样暴戾凶狠。但是在我們身經百战的英勇頑强的八路軍面前，敌人混乱了、潰退了！我們机枪、步枪跟在敌人屁股后面扫，机場上横七豎八地丢了几十具鬼子尸体。

鬼子第一次反扑失敗了，紧接着又組織了第二次、第三次反扑。我們一面打击敌人的反扑，一面繼續轟击敌人的飞机。正在打击敌人第三次反扑的时候，一架飞机的气缸被手榴彈命中了，一股濃密的黑烟卷着紅火冲了几丈



高，火舌舐着机身，頃刻間，整个飞机都被熊熊烈火烧着了。这一下，可找到窍门了，連着第二架、第三架……所有二十几架飞机都燒起来了，机場成了一片火海，强烈的汽油味混着濃密的火药硝烟味直呛喉嚨。

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反扑，一次又一次地被我們击潰了。在我們击退敌人第七次反扑的时候，飞机已經燒得差不多了，我們已經胜利完成任务。这时，便一边打击敌人反扑，一边迅速撤出了战斗。当敌人增援部队赶到跟前的时候，他們看到的只是二十几架燒毀的机骸，和許多横躺竖卧的鬼子死尸。我們的部队早已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之中了。

在迅速撤退中，赵营长負重伤而牺牲了。我和赵营长認識并不久，平时接触也不多，但是在短促的战斗活动中，他那种共产党员的光輝品質，他的英雄形象，我却永远不能忘記，他实现了自己对党的諾言，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为中华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的英名将永远留在人民心中，象滹沱河的水，长流不息。

响堂鋪战斗

李文林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一九三八年，刘伯承將軍領導的一二九師在太行山一帶展開了抗击日寇的游擊戰爭。

這年一開春，我們便在山西黎城打了個大勝仗，戰鬥結束住在黎城北邊的西井鎮休整。當時我還是一個參軍不到一年的新戰士。剛住下，班長就督促我們擦槍，幫助我們補縫衣服鞋襪；副班長除領導我們煮飯（那時各班自己煮飯）而外，還抽空給我們打草鞋。一天兩天過去了。第一天大家還沒有啥，第二天大家就開始在議論：為什麼還不走呢？可是第三天、第四天直到第五天，還沒有出發的消息，這時就連我們副班長也著急了，飯也不煮了。班長去喊他，他說：“吃了飯不打仗，浪費小米！”的確，在當時一天三搬家的情況下，誰也沒有想到會住這麼久，加上當地老乡今天來慰問，明天來慰勞，我們怎能住下去呢，真恨不得馬上去把所有的日本鬼子趕到東洋大海里去，讓全國人民早些過安穩日子。

飯吃飽了，覺睡好了，槍擦亮了，任務也來了。第六天天剛亮，部隊就吃了早飯，從西井鎮出來，順着青漳河一直向南走。三月底早上還涼陰陰的，身上雖說是棉衣，

但連泥帶水的穿了整整一冬，也不避寒氣了。因為冷，所以大家只管走路，誰也沒有吭氣。我心里高興地想：“這一回又該打鬼子了！”走着走着，前面傳下話來：“馬上要經過青僚城，城里住着‘友軍’（國民黨的騎兵四師），要注意團結。”那時我們的槍還不夠用，有的還扛着長矛和大刀，身上穿的衣服雖然已洗補得很整齊，但比起“友軍”來却差得很遠了。因此，他們瞧不起我們。從城里路過，他們有些人還嘲笑我們說：“我們這樣的武裝，都不得行，你們還不是去送死！”听了這些話，肚子都氣炸了，為了講團結，當時我們誰也沒有說啥。一出城大家就說開了：“騎着驢觀花，咱們走着瞧，看到底哪個得行，哪個不得行。”

出青僚城向南走了不遠，就在一個小村里吃午飯，飯後上山，轉到一個很偏僻的山坡上住下來。上級命令就寢睡覺。這奇怪的命令，的確把我們弄糊塗了。為什麼大白天在山上睡覺呢？因為愛問，我挨過班長幾次碰，這次我又冒着挨碰去悄悄地問副班長。副班長的答复比班長好不了多少，他說：“睡就睡唄，上級照顧我們這幾天還沒有睡夠哩。”我明白了，他和我一樣，也不知道這裏面的奧妙。

天剛黑，班長從連部開會回來，就叫我們準備，並細心地檢查了我們攜帶的東西，弄好後，叫我們跳一跳，看看還有沒有東西發響。準備好後，連長和指導員作了簡短的動員，交代了任務，馬上出發。一路上除了沙沙的腳步聲外，什麼聲音也听不到。儘管山路崎嶇狹窄難走，但

没有一个掉队的。这时月亮也象受了惊似的，钻进乌云的背后。天黑的象个锅底，什么也看不见，夜风吹在我们脸上，怪舒服的。走了好久，才翻过第一座大山。第二座山是楊家山，比第一座还大，要再翻过这座山，才能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响堂铺。我们翻过楊家山，村鸡已经报晓了。

响堂铺，它是涉县和黎城交界的一个小镇。南北两面矗立着约两千公尺的高山，镇子就在这两山之间的大峡谷里，涉县到东阳关的公路从镇上穿过。这里的山势陡峭，地形险要，正是消灭敌人的好地方。

天刚蒙蒙亮，我们的部队就在公路两边布置好了；班长叫大家把武器准备好，没有命令不准打枪。我们班在路边的一块麦田里，尺多深的麦苗正可以藏住人。我手中紧紧地握着上了膛的枪，把揭开盖子的手榴弹放在面前，急等着上级的命令。天好象比以前更黑了，太阳一直不出来，四周静得出奇，只有几只早起觅食的鸦雀从我们头上喳喳地飞过。晨风吹着肥壮的麦苗在我们身边摆动，柔软的麦叶不时地擦抚着我的面颊，就象母亲慈爱的双手在抚慰我们一样。多么好的麦子啊！要是没有日本鬼子，现在正该锄二遍了，可是现在头遍还没有锄哩，我们这些庄稼汉却不得不拿起枪来在这里和鬼子作战。

天逐渐亮了，敌人也从西面来了。两辆汽车在一辆坦克的掩护下就象乌龟似的向我们爬来，五百公尺、三百公尺……到眼前了。我抓起了一颗手榴弹就想对它扔过

去，班长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我只好又把它放下。其实我也没有准备真的把它扔出去，只是手痒了，先这样偷偷地演习一下。前头那三个“乌龟”刚过去不久，后边的大队汽车来了。排的好长啊，个个都奇声怪叫地吼着，活象他们死了爹妈。车上的鬼子都东张西望地观山看景，洋洋得意，就象在他们家里一样，这时班长悄悄地命令：“准备！”话刚说完，山上的指挥枪响了，手榴弹、机关枪……一切火力，都随着响亮的冲锋号声，向敌人猛射出去。“冲呵！”连长带着一排上去了，我也紧跟着班长向敌人冲去。敌人的汽车着火了，车上的鬼子在这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哇哇地叫着滚下车，来不及还手就被我们打得焦头烂额；一部分顽固的鬼子，还不肯缴枪投降，端起刺刀就和我们干，一场壮烈的白刃战开始了，到处响起了一片杀声，我们班长的枪打断了，就和一个鬼子扭在一块。这时十几个鬼子上来了。我拚命地掩护着班长，但终究寡不敌众，眼看鬼子上来了，逼近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我们连长带着一排冲过来，消灭了这十几个鬼子，我们班长也满嘴是血的向我们走来，我们都以为他负伤了，后来才知道他把那个鬼子的喉管咬断了。

这场战斗打了三小时才胜利结束，敌人的汽车象死老鼠一样，横七竖八的满地都是。我们收集了一切能带的战胜利品，便迅速地撤回了杨家山。上级命令把缴的日本“膏药旗”插满山头，原地休息。当时因不明究竟，大家还有意见，谁晓得没等多久，涉县的鬼子来增援了。增援的

鬼子剛剛走到他們那些難兄難弟前面，頭上便飛來十一架日本飛機。這些瞎眼機，見山上插着日本旗，認為他們的人在山上，就拚命向溝里轟炸，掃射；我們的部隊也乘機向山下開了火，溝里的鬼子就象熱鍋上的螞蟻，亂蹦亂跳了一陣，最後完了蛋。

回來時，我們扛着三八槍，路過青僚城時，唱着：“……沒有吃沒有穿，敵人給我們送上山；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敵人要不滾出去，我們就和他戰到底！”的歌子，邁着整齊的步伐走進青僚城。城里的男女老少夾道歡迎，端茶倒水，還要求我們談打鬼子的情況。首長在講話中說：“我們這次戰鬥，就叫響堂鋪戰鬥，消滅了日本鬼子八百多，打壞了敵人二百輛汽車，繳獲了四門迫擊炮，輕、重機槍十二挺和好幾百枝三八槍……”話還沒有說完，就被羣眾的掌聲、歡呼聲打斷了。老鄉們都跑上來，拉着我們問長問短。一位七、八十歲的老媽媽，從手裡拿出幾個熟雞蛋，塞在我們手裡，流着興奮的眼淚對我們說：“這是媽媽藏好的，沒有被那些狗子（國民黨騎兵四師）找到。拿去吃吧，吃了好好打日本；那些只吃飯不抗日的狗子，將來不得好死！”這時，我們那些“友軍”，看到這些異乎尋常的場面，象受了驚的鴨子一樣，伸着長長的脖子看着我們，後來都悄悄地溜走了。

虎穴擒敌

王 春 发

一九四〇年夏天的一天早晨，太阳刚出来，在河北保定附近农村的一座山里的羊肠小道上，走着十几个民装打扮的青年人。领头的是一个个头不高、身板健壮的小伙子，他身穿白褂、青裤，腰间扎着一条带子。这人就是八路军晋察冀分区骑兵团的侦察队长黄正仁。他奉命带领一批侦察员去执行任务：要在即将到来的战役前夕，抓几个日本军。

他们下了羊肠小道，绕过几排民房，走进了一户人家。这家主人王占鳌是小王庄出名的行商，他明面是敌人的情报员，但暗地里却给八路军干事。

因为日军都驻在镇内，他们商量结果，决定黄、王二人冒险走一趟离保定城不远的这个镇子，其余的侦察员在村长家隐蔽起来，待机接应。

镇子外面是一片苇塘，外有一道围镇的小河，河的对岸是稻田，通往镇子的桥上站着一个日本哨兵。

“你们什么的干？”日本哨兵按照日本语法的规律操着不熟练的中国话问：“良民证的有？”

“有。城里买卖的干。”王占鳌一边说着一边把居民证递了过去。日本哨兵看看居民证，又仔细地瞅瞅他俩